

高架上的月季

□石佳峰 文摄



宁波高架上的月季花盛开。

宁波这座城市，我以为我是熟悉的。它骨子里带着江南的湿润、温吞，街巷里藏着老底子的烟火气。街头车来人往，大多是低头赶路的人。我从未想到，会在不经意间，被一种花，实实在在惊艳了一回。

那是在机场路高架。暮春四月，天气时阴时晴，我驾车外出办事，路上遇上堵车。前后左右都是车流，车子动弹不得，只好百无聊赖地望向车窗外。只是随意一瞥，我忽然就惊呆了。

高架两侧的护栏上，齐刷刷地开满了月季。

是最寻常的月季，却开出了不寻常的气势。不是零星一丛两丛，也不是偷偷从谁家墙头探出头来，而是轰轰烈烈、绵延不绝，一路开满整条高架。粉的、红的、黄的，一朵朵、一簇簇紧紧挨在一起，花型饱满，开得热烈奔放。远远望去，仿佛给冰冷的灰色水泥护栏，绣上了两道连绵的彩色锦缎。

车流缓缓向前挪动，我的目光，就那样一直黏在那些花上，舍不得移开。

它们开得如此热烈，如此不顾一切。要知道，这里是喧嚣的高架桥。脚下是滚滚车流，耳边是不绝的嘈杂，尾气弥漫空中，空气里浮动淡淡的汽油味道。这样生硬、喧闹的环境里，连野草都不愿多停留。可这些月季，安静地扎根在窄窄的水泥花槽里，该抽枝就抽枝，该打苞就打苞，时节一到，便拼尽全力绽放，从容又倔强。

我摇下车窗，想闻一闻花香。晚风裹挟着车流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里面夹着一缕淡淡的清甜。花香很轻，轻得几乎被城市的嘈杂吞没，却真实存在，像一个温柔又不肯妥协的秘密，悄悄安抚着赶路人心底的浮躁。

望着一路繁花，我心里忽然

生出几分惭愧。

平日里开车赶路，我总是习惯性踩紧油门，一心只想快点抵达目的地。嫌高架堵车，嫌路途遥远，嫌红绿灯太多，满心焦躁，行色匆匆。从来没有静下心来看看窗外，原来头顶两侧，一直有这样一群安静的生命，岁岁枯荣，默默开花。

它们不像公园里的花木，有人专程欣赏，有人提笔写诗，有人驻足拍照留念。高架上的月季，无人专程探望，无人特意呵护。只有来来往往赶路的人，偶尔抬眼，短暂相逢。没有人特意停下脚步，它们却从来不在意，兀自盛开，兀自美好。

看着这些花，我不得不起身边平凡的普通人。无数坚守在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：环卫工人、公交司机、清晨忙碌的早餐店摊主……他们身处寻常烟火之间，环境平凡，日子朴素，却始终认真生活，默默坚守，活出自己最饱满、最踏实的人生姿态。

车流渐渐通畅，我缓缓提速前行。成片的月季在后视镜里渐渐后退，化作一抹流动的彩色线条。我在心里悄悄提醒自己，下次路过，一定要开慢一点，多认真看上一眼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宁波高架沿线栽植了几十万株月季。从暮春到深秋，它们一茬接着一茬，次第绽放，风雨不误，不负时节。它们不喧哗，不争艳，只是以最踏实、最美好的姿态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：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都要认真生活，向阳生长。

自那以后，再遇高架堵车，我心里也不再烦躁不安。因为车窗之外，总有一片热烈、沉默、美好的花，静静相伴。

它们在那里，年年都在那里。时节一到，便准时盛开。



蒙顶山的茶烟

□陈如吉/文 沈颖俊/摄



蒙顶山上的茶园。

蒙顶山上的茶农大多已迁往山下。守山人搬离后，我与这片茶山的联系越来越稀薄。人到中年，渐渐明白，有些地方不是想回就能回的——不是路远了，是人散了。

我父系的老家在象山西周镇，蒙顶山就坐落于此。小时候，父亲常说山上的云雾茶，说那茶沾了仙气，喝下去能品出山的高度。他说山上有条古道，石阶被踩得油光发亮，那是几百年脚板磨出来的。采茶的阿婆阿婶天不亮就上山，露水打湿裤腿，下山时竹篓里装着一整座春天的云雾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父亲一直供我读书。我偶有厌学，父亲回来沉着脸，半晌才说一句：“蒙顶山上那几户人家，那么苦，还供孩子念书呢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蒙顶山村曾是象山县唯一的茶叶专业村。那些住在云端的人家，靠着一片片茶园，把清苦的日子过得有了滋味。

如今茶场还在，但村子基本空了。

车子拐进进山的碧蒙路，便被一只温柔的手推着缓缓升腾。路是崭新的水泥路，蜿蜒向山里钻去。越往上，空气越发清润，带着草木的清气，还有若有若无的茶香。山里的雾来得快，白茫茫的云气从谷底漫上来，丝丝缕缕缠绕在树梢。车子驶进雾里，周遭朦胧如隔薄纱。我摇下车窗，让沁凉的云雾涌进来。风是软的，带着湿漉漉的凉意。

茶园一片连着一片，茶树在雾里若隐若现，像一行行绿色的诗句。山顶盆地里的茶园还在，一垄垄茶树碧绿整齐，像大地摊开的经卷。只是那些老屋大多锁着门，门环生锈，墙角青苔爬了半人高。

有几户还住着不肯下山的老人，说山下住不惯，说茶山离不了人。清明前后，他们照样背着竹篓采茶，照样在铁锅里用手掌翻炒青叶。他们的手掌粗糙如老树皮，可翻起茶叶来，温柔得像托着初生的鸟雀。

父亲在山顶遇见一位何姓老人，七十多岁，独自守着十几亩茶园。我问他为何不下山，他笑了笑：“这茶山，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就在了。茶树不

挪窝，人也不能总挪。挪来挪去，根就没了。”他说蒙顶山的茶一千多年前就有了，陆羽的《茶经》里或许记过这里的茶。老人语气平淡，可我听出来了，他说的不只是陆羽，也是他自己——那些把根扎在石头缝里就不肯挪窝的人。

唐代杜牧《题禅院》中写道：今日鬢丝禅榻畔，茶烟轻飏落花风。茶烟或轻飏、或空灵、或染衣、或入梦，它既是烹茶时升腾的实景，也承载着诗人们对岁月、禅意、隐逸生活的种种感怀。茶烟袅袅升起，和山间云雾融在一起。那一刻我觉得，这一千二百年的茶烟，从陆羽的草庐飘到蒙顶山的茶场，始终没断过。它在空中写着谁也读不懂的经文，一写就是千年。

陆羽是弃儿，是漂泊者，在茶里找到了故乡。朋友们去找他，他常不在——那是进山采茶去了。夕照把他的身影拉得又斜又长，投在柴门上。他负茶而归，负着一整座山的春天而归。

对蒙顶山的感情，说不清从何时开始。也许是父亲那些絮叨的夜晚，也许是那一口谷雨新茶的清甘。这些年时代变化太快，人在这快速的变化里失了重，像踩在棉花上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想去故乡走走，心里就舒坦了。今年春天，当我和表姐把76岁的老父亲搀扶着登顶蒙顶山望朔亭，我们心头都有一种圆梦的坦荡和快活。

蒙顶山上那些守茶的人，没有留下文字，只留下了茶园，和年年春天准时升起的茶烟。这几年，村里下大力气修了步道、建了观景台，每一点消息都让我欣喜。我知道，总有人在坚守，总有人想把这片茶烟传下去。

暮色四合，山腰浮起薄雾，像是茶烟漫出了人间。归途上，村庄灯火一盏盏亮起，炊烟与山雾融在一起。千年前陆羽负茶而归，今夜谁不是负着一天的收获归去？茶是收获，山色是收获，一日的安宁也是收获。明天茶山又会醒来，采茶人又会背着竹篓上山。年年春天，年年茶烟起。日子就是这样过的——像茶，初沏时浓，越冲越淡，淡到没有颜色，却还有味道。